



女孩们要用头脑做武器
在这艰难的世间开创出一条路来

女孩进化史

[美] 安娜·托德 (Anna Todd) 著

张惠群 译

THE
SPRING
GIR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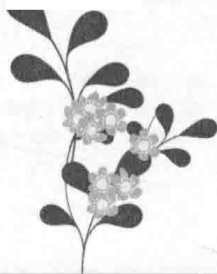
中信出版社

THE
SPRING
GIRLS

女孩进化史

[美] 安娜·托德 (Anna Todd) 著

张惠群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孩进化史 / (美) 安娜·托德著 ; 张惠群译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9.1

书名原文 : The Spring Girls

ISBN 978-7-5086-9704-8

I . ①女 ... II . ①安 ... ②张 ... III . 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47379 号

Copyright © 2018 by Anna Tod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allery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through The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女孩进化史

著 者 : [美] 安娜·托德

译 者 : 张惠群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3.25

字 数 : 292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8-8247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9704-8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CONTENTS

目 录

PART I

第一部分

1 梅雷迪思	003
2 乔	026
3 梅格	077
4 乔	089
5 梅格	095
6 乔	112
7 梅格	138
8 贝丝	155
9 梅格	175
10 乔	195

PART 2

第二部分

11 梅格	207
12 乔	212
13 贝丝	218
14 乔	235
15 梅格	245
16 贝丝	261
17 梅格	267

18 乔 276

19 梅格 280

20 乔 294

21 梅格 300

PART 3

第三部分

22 乔 305

23 贝丝 317

24 梅格 327

25 贝丝 343

26 乔 350

27 贝丝 3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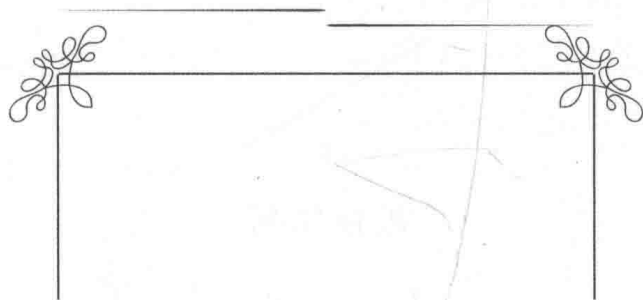
28 梅格 375

29 贝丝 387

30 乔 3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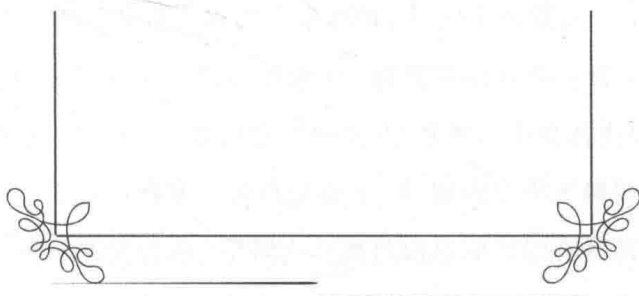
致谢 410

译者后记 412



PART 1

第一部分



.1.

梅雷迪思

“没有礼物的圣诞节就不叫圣诞节。”乔申诉道。

乔坐在大姐梅格脚边的地毯上，棕色的长发和往常一样，还是乱糟糟地披在肩上。不像我的其他女儿，乔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从不会一个人独占浴室。她双腿交叉，纤细的小手不停地揪着毛了边的阿富汗地毯的边角，手指上的黑色指甲油已经有些脱落。手工编织的毯子红黑相间，它是我丈夫在阿富汗坎大哈基地驻扎时寄回得克萨斯的，当时的颜色十分鲜艳。

我脑海中总回响着基地家庭战备群的负责人丹尼丝那沙哑的声音，提醒我要使用军事用语，因为我丈夫在阿富汗坎大哈的前线作

战基地工作。“那是阿富汗最大的前线作战基地。”她一定还会这么补充。丹尼丝绝对是那个想躲也躲不掉，而且还添乱的人，她常常令我感到烦恼。想一想：我收到毯子的时候，她肆意评论说我丈夫应该用免费邮寄服务，把毯子寄到基地。

这些对姑娘们来说都无关紧要了。当我打开包裹，取出那块漂亮毯子的时候，孩子们都激动得不得了，特别是乔。爸爸在遥远世界的另一端，当兵八个月后寄回的这块毯子，精美绝伦，饱含东方文化的特征。在我们这个简陋的家里，终于有了一条价格不菲的手工艺品。梅格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这几个孩子里她是最追求物质享受的。梅格喜欢华丽大气的风格，我常常为没能好好培养她这个优势、成就她的一番事业而感到遗憾。艾米太小了，还不在于毯子的事。贝丝知道爸爸要给家里寄毯子，弗兰克只把寄毯子的事告诉了她，因为他知道斯普林家的女孩里唯一能保守这一秘密的就是贝丝。而且贝丝在家自学，不去学校，也有条件照看好这块毯子。后来，弗兰克说他把毯子直接寄回家，而不是随随便便当作一个普通的基地邮件，就是为了要给全家人一个“上门的”惊喜！不过，我觉得就算告诉了丹尼丝这件事，她也未必能够理解。

后来，毯子经过长久踩踏后变成了土棕色，我虽尽全力打扫，也未能使毯子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我们对它的喜爱丝毫不减当年。

“新奥尔良可能会有一场雪，对我来说那才有过圣诞节的样子。”梅格边用手梳理棕色的头发边说道。她已经长发齐肩。她还教乔一种渐层染发的方法，使发梢看起来是棕色的而发根看起来是

黑色的。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路面覆盖着厚厚的冰。镇上唯一的一条公路上每天都有汽车趴窝。我们所在的军事基地无事故频率的播报由每周报一次，改成了天天报。胡德堡陆军基地无人员伤亡天数的最高纪录是六十二天。

那天早晨的温度并没有 45 频道¹ 报的那么低，不知道我妹妹汉娜是否会像往常一样，以天气糟糕为借口到我家来。她丈夫和我丈夫在一起当兵。上个月，她丈夫当着一群士兵的面取笑她的体重，随后又和女军医上了床。自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收拾那些该洗的衣服了，扔得到处都是。

“汉娜姨妈来电话了吗？”我问孩子们。

只有贝丝望着我，答道：“没有。”

那年夏天，在搬到塞浦路斯军事基地以后，汉娜谈过两次恋爱，还结了婚，但很快就离婚了。她几个月前搬到离这个城市不远的地方。虽然我很爱我妹妹，但对此我却感受到无法直言的不快。她在波旁街找了一家名叫“烈焰”的小酒吧，做起了周末侍应生。这家酒吧每晚在点亮骷髅造型的彩灯时，开始供应混合饮料，还有可口的波仔三明治²。不过，汉娜的个性倒是很适合酒吧侍应生。

“汉娜姨妈要来吗？”乔的声音从地板上传来。

我看了看她牛奶巧克力般的眼睛，说：“不好说，我待会儿打个

1 45 频道，Channel 45，美国一家独立电台。——译者注

2 波仔三明治（Po'boy），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经典三明治，通常夹的是烤牛肉或油炸海鲜，如虾、小龙虾、鱼、牡蛎或螃蟹。——译者注

电话问一下。”

艾米轻轻地“嗯”了一声，我也只是茫然地看着电视机屏幕。

我不想和女儿们谈及大人的一些事。我希望她们尽可能多地保有纯真，但是也要保持基本的警觉。我跟她们谈论一些发生在她们身边的事，和她们谈论时事，谈论正在发生的战争。我会用心地跟她们讲作为女人会遇到哪些危险的事和幸福的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们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而男孩的成长就比女孩要简单得多。对此，我常常也讲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只是想让她学会在受到男孩欺辱时如何保护自己。抚养四个年龄从十二岁到十九岁的女儿虽不算是我人生中最困难的事，但它却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我不仅仅是一个军人的妻子，还是四个女孩的妈妈。我要把她们培养成为可靠、有责任心又能干的小妇人。

我感到责任重大。如果要问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那就是希望我的孩子们能成长为坦诚、自信和友善的人。

梅格是我们家的大公主，也是我们的神奇宝宝。在经历了两次痛心彻骨的努力后，我终于在情人节的晚上生下了她。她来得可真不是时候。照理说，情人节那天我应该和弗兰克一起浪漫约会，慢酌浅饮着十美元一杯的黄尾葡萄酒。

那天，弗兰克强忍着睡意，坐在部队大楼里的一张桌子后面。他似乎总是被安排内务值勤，每小时他都得去后面的兵营巡查一番。孩子们不喜欢他这个差事，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可是上司命令他每月都要值勤一次。那晚，我打了四次电话才有人接，弗兰克终

于被“放”了出来。宫缩之痛难以忍受时，弗兰克赶到了家。我们火急火燎上了他的车。我们当时以为梅格就要出生在这辆一九九〇年产的雪佛兰子弹头车上了。一路上，我从后视镜里数着车上来回摆动的毛绒骰子挂件，竭力避免吸入车内遗留的淡淡烟味，那是之前弗兰克抽万宝路香烟留下的味道。分娩之前，我一直死撑着。弗兰克用力抓着我的手，拼命给我讲笑话，我却只顾得上大喊大叫，尽力控制自己不要尿在黑色毛绒坐垫上。想来当时的情景，我们也真够沉着冷静的。

等到了医院，孩子已经快生出来了，不能做硬膜外麻醉了。所以，梅格在这间小小的医务室呱呱落地时，我所能做的就是不再大声喊叫。这个夜晚，仅仅一瞬间的工夫，我就成了母亲，内心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感觉所有琐碎的生活都归于一处了，我也清楚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角色。

乔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生她的时候我元气大伤。因为她胎位不正，处于臀位，而且一直没能调成头位，所以医生给我安排了分娩手术。

我生贝丝的时候很轻松，助产只用了三十分钟。她的出生方式和她的性格一样沉稳，而且与其他三个女儿相比，她更容易接受母乳。

最后是我们的小艾米，她的到来是计划之外的惊喜。在一个周二的塔可饼日¹，虽然我很喜欢墨西哥玉米薄饼卷，但当发现我的

1 在塔可饼日，美国的许多城市，人们有外出吃饭的习俗。——译者注

胃开始排斥它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又怀孕了。生完艾米之后，我请求医生一定想想办法确保我们不要再有意外惊喜了。

这会儿，女儿们都没有说话。我环顾四周，看着她们，同时陷入了幻想中：想着弗兰克也在这里，坐在老旧的躺椅上，那是我们拥有第一栋房子时他买的躺椅；脑海里回响着他和收音机里音乐的声音。他喜欢唱歌、跳舞，尽管都不怎么样。



“我看网上说《白色石头》又把音乐节目给剪掉了。”贝丝的话猛地把我拉回了现实。

“啊！真的假的？”梅格问道。

“对学生们来说真是糟糕透了。以前都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可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没有新乐器，没有学生实地考察旅行，什么都没有了。”

艾米看着她的三个姐姐，想着怎么才能和她们聊到一块儿去。

“这是开玩笑的吧？”乔突然说，“我刚打算去威特太太的办公室，这都是什么破事儿呀……”

“约瑟芬，说话注意点儿！”和乔说话时，我始终盯着艾米。乔常常爆粗口，尽管她极力克制自己。她都快十七岁了，我真拿她没办法。

“对不起，梅雷迪思。”

不知为何，乔也开始直呼我的大名了。

房间的另一端，电话响了起来，艾米跳起来去接。

“谁打来的？”我问。

艾米弯着腰眯眼答道：“……是银行，塞浦路斯国家银行。”

我胸口一紧，真的假的？在圣诞节前夕？高企的利率和下三烂的营销手段早已使这家银行臭名昭著。他们在军中福利社和沃尔玛超市的出入口都派出标致的女人，面带笑容，打着早存款早优惠的幌子，招揽士兵们去开账户。

“就让它一直响着吧。”我说。

艾米点了点头，按下静音键。她一直盯着电话上的红色指示灯，直到它不闪，才问道：“银行里的谁打来的呀？”

我打开了电视机。

“咱们要看什么电影？”梅格插了一句。“我想看……”她齐整的指甲扫过脚边的光碟架，然后轻轻抽出一张碟，“《午夜凶铃》，怎么样？”

我很感激梅格转移了话题。察言观色，编出以假乱真的故事，以此让人分心并放下戒备，这一点正是梅格所擅长的。

“我不要看《午夜凶铃》！”艾米喊道，并恳求地看着我。

梅格之前把乔打扮成《午夜凶铃》里从井里爬出来的女孩，可是一点儿也不搞笑。我没觉得好笑。好吧，可能中间也有笑过吧。姐姐常常会欺负妹妹，我仍会为此事苦恼不已。

“真的不看吗？”乔说话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似乎想要吓唬艾米。她伸手去挠艾米的痒痒，艾米倏地一下逃开了。

“妈妈，求您了，别让梅格看《午夜凶铃》。”艾米拉了拉我的裤腿央求道。

“那看《万能钥匙》怎么样？”贝丝提议道。这部电影是她的最爱，只要是和凯特·哈德森¹有关的，她都喜欢。凯特·哈德森住在远离新奥尔良的地方，更是给这部电影增添了惊悚的感觉。

“乔，你要看什么？”我问道。

乔挪到光碟架旁。起身的时候，她的膝盖压到了艾米的脚趾，艾米发出一声惨叫。

“《尸骨无存》还是……”说完，乔拿起了《夜访吸血鬼》的碟片。

女儿们爱看的电影都是我当年喜欢看的，这一点让我这个当妈的很得意。《夜访吸血鬼》是二十年来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直到今天，安妮·赖斯²也是唯一一位我读完其所有作品的作家。

梅格小声说道：“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瑞弗·菲尼克斯³……”

光是听到这男孩的名字就让我感觉内心像摩天轮着火了一样。不过，多亏女儿们对影视剧的喜爱让我分了心。艾米起身一把夺走

1 凯特·哈德森(Kate Hudson, 1979—)，美国女演员、导演、编剧，《万能钥匙》的主演。——译者注

2 安妮·赖斯(Anne Rice, 1941—)，影片《夜访吸血鬼》同名小说的作者，美国当代小说家，有“吸血鬼之母”之称，她的作品以生动描写恐怖情节而著称。——译者注

3 瑞弗·菲尼克斯(River Phoenix, 1970—1993)，美国演员，电影《夜访吸血鬼》的主演人选，但在电影开拍前去世了。——译者注

了乔手里的影碟，丢到圣诞树下。“嘿！”乔气愤地喊了一声。梅格给了艾米一个飞吻。

“约翰打电话来了！”电话铃甚至都没响，梅格就大叫着离开了房间。

“那就看《尸骨无存》吧。”乔说完从桌上拿起遥控器。

乔摆弄着碟片播放机，艾米跑进了洗手间，贝丝去了厨房。屋子安静了下来，只剩下微波炉的“哗哗”声和贝丝哼着的小曲。这房子以往从未如此安静。弗兰克在家的时候，不仅能听见音乐声，还能听见他的笑声和唱歌的声音。

确切地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喜欢这种感觉，但这会儿我挺享受的。然而，这份安静很快被打破了。我刚闭上眼没一会儿，就听到微波炉里爆米花崩开的声音，然后一股奶油味儿飘了过来。

电视机旁，乔盘腿坐着，眼睛一直盯着她的糖果色条纹袜子。她那噘起的嘴唇和低垂的眼睛，让跟她不熟的人会觉得她心事重重。但我知道，乔很冷静，她似乎在想一些很重要的事。我希望能读懂她的心思，将她身上的负担卸掉一些。我不想再沉默了。

“文章写得怎么样了？”我问道。自从乔有了工作，她花了大量时间在这份她看起来很喜欢的工作上，我很少有时间和她待在一起了。

“我觉得挺好的。”乔耸耸肩，看着我，搓了搓自己的脸颊，“对，真的挺不错的。”她脸上露出一丝腼腆而炫目的微笑，然后遮住嘴说：“我快写好了，这次我要用真名吗？”

“如果你想的话，当然可以。什么时候让我看看你的大作？”她一听这话，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消失得比来得还快。“不行也没关系。”我挤出一堆笑容，摆出一副没有失望的样子。我明白她为什么还不想让我读她的作品。没错，这的确会让我有点伤心，然而我知道她这么做有她的理由，我也不想给她压力。

“你可以寄给你爸爸看看。”我提议道。

乔思索片刻后，说：“您觉得他有时间看吗？我不想麻烦他。”

对我来说，有时候她就是太大人样了。

门厅边上的浴室门开了，艾米回到客厅，身上裹着一条卧室用的毯子。那是艾米“婴儿送礼会”¹时，我父母送的礼物。现在，它已经旧得不成样儿了，彩色的补丁使它显得更没了光泽。

金发的艾米因为急于长大，想要变得成熟，对唇彩甚是着迷。她什么都想模仿姐姐们，比别的事都重要，这应该是家中老么们的典型综合征吧。我妹妹也是如此，我做什么，她也要跟着做，试图与我同步。艾米现在上七年级，这绝对是最难熬的一年。我已经记不清自己七年级那会儿是怎么度过的，不过对我来说应该不是很困难吧。可是，九年级时的辛苦却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乔老爱开艾米的玩笑，提醒妹妹现在就得为高中做准备了。艾米正处在人生的关键阶段，她觉得自己无所不知。相貌方面，她也处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还没完全长开。班上一些调皮的小女孩会取

1 婴儿送礼会 (baby shower)，人们为新生儿父母准备的送礼物派对。——译者注